

重述老行当
图说旧故实
老行当既是生活
也是调色板

◎何国利 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垂钓从前

老行当



落花流水春去也
一些老行当已不复存在
历史是生活之源
每个个体生命的发祥地都值得纪念

老行当

何国利  垂钓从前

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行当：垂钓从前/何国利著. —昆明：云南人民出版社，2010.5
ISBN 978-7-222-06524-6

I. ①老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职业-简介-中国 IV. ①D66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84908号

责任编辑：项万和 陈迟 林劲
责任印制：洪中丽

整体装帧：窦雪松



书 名	老行当——垂钓从前
作 者	何国利 著
出 版	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网 址	www.ynpph.com.cn
E-mail	rmszbs@public.km.yn.cn
邮 编	650034
开 本	787 × 1092 1/16
印 张	16
字 数	182千
版 次	2010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 刷	昆明美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
书 号	ISBN 978-7-222-06524-6
定 价	24.00元

序

20世纪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。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门槛，回望过往岁月一个个行当的消逝与嬗变，社会生活的姿态更迭，民风民情的风水流转，我们的心中难以平静。

绿色的风吹开一扇扇陈旧的门，“吱呀”声中，哪个年月的雨滴落在心头？久远的记忆重新唤起儿时的烂漫与酸辛，街坊邻居的摩擦与热乎，嬉闹与叫骂像水银泻地，床前生光，走街串巷者又执著又狼狈，剃头的、耍猴的、卖打打药的，弹花匠、篾编匠，“冰糕凉快，四分、五分、六分”……

当历史的镜像纷至沓来，一个个老行当便显示出木头的质地。粗糙变得可爱。

关于历史和过往生活的“记忆”，学者雷

『打捆』

说给你

颐有个很好的说法：米兰·昆德拉认为，对过去记忆的丧失，将使“人变得比大气还轻，会高高地飞起，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。他将变得似真非真，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”。这便是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”的原因所在。摆脱历史记忆，生命将变得毫无意义。因此，“填空”成为历史学家，不，应是所有人的责任，使“历史”不仅只有“钦定”一家。如果“昨天”连飞鸿雪泥都不曾留下就白白逝去，毕竟令人遗憾，人们应以自己的心血文字与遗忘抗争。

作为学人，雷颐的历史担当精神和高屋建瓴的呼唤值得钦佩。本书只是“小我”记忆的一个侧面，无意承担“史”的重量，唯望一鳞半爪的个人追述能为历史提供细节。倘若此，慰莫大焉。

各色行当历来是社会生活、历史文化的投影，也无疑展示着特定时期的社会风情画卷。我国素有“三百六十行”之称，行当历史庞杂，面目混乱，生生灭灭，数不胜数。

“行”是指街头摊贩和店铺的行列，同种行业称之为“同行”；“当”呢，即“担任、充当”，应该是指“干”哪一行吧。行当行当，一直就成了“行业”的别称。通常情况，行当指社会角色分工较低下的行业。

社会日日演进，行当不断翻新。

重述老行当，图说旧故实，读者定能从中发现新精神，从而了解我国行业发展、变迁和演进的历史。

我的述说将绕过刻板的堆积，人物故事的传递当着眼于精神与气象；回到从前，浑身却是现代休闲装。这里应该有几分“卡通”，有几分沉迷，也有几分真真切切的回望。

一个个老行当将苏醒过来，与我们促膝对坐，摆起各自的“龙门阵”。

我当然知道，曾经混迹于老行当的有我的熟人和亲人，老行当就是我的父老乡亲、兄弟姐妹。

面对过去，面对我们的来路，我的生命多么柔韧多情。

朋友，你已经没有了月白风清的夜晚，现实的喧嚣正在把诗意情怀、心灵的安息之所全部拆迁。让我的笔为你献上一幅幅过往岁月民俗、民风、民情的系列长卷吧。

老行当既是生活，也是调色板。

每一个行当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性。比如，年龄稍长的人突然忆起一声声“镘菜刀咯磨剪刀”的吆喝，他一定同时会忆起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前，磨刀人穿街走巷的贫穷和寒酸；而当鲜花也似的人物出现在T型台上，款款向我们走来，我们知道，这已是上个世纪末的风花雪月。

让我们把目光投注在形形色色的老行当上，做一番“有意义”的巡礼吧。也许，它会给我们带来几多感慨，几多怀想，几多欣喜！

落花流水春去也，一些老行当已不复存在。

其实，这里所说的老行当只是一个大致的界定，指时下四十岁以下的青年所不曾经历的，他

们偶尔闻之，仿佛“听古”。倘若还可以算作一个行当的话，比如“知青”，对于他们来说就是“前朝旧事”了；而“知青”以前，那些贩夫走卒的背影，他们就更加模糊，难免会有一种陈旧的新鲜感，而“过来人”则有恍若一梦之慨，仿佛种种声浪、气息只在一窗之隔。

历史是现实之源。每个个体生命的发祥地都值得纪念，让我们溯流而上回到从前，回到我们自己身边。我们应该好好地接待一回我们自己。

放下行囊，让我与你对坐，推开一扇扇记忆之窗吧。

【目 录】

更夫 纤夫 渔民 力行/●01

更夫/●02

纤夫/●07

渔民/●10

力行/●13

倒桶 收漚水 送菜人 荒篮/●19

倒桶/●20

收漚水/●26

送菜人/●28

荒篮/●34

棉花糖 绞绞糖 敲麻糖 画糖人 捏面人/●37

棉花糖/●38

绞绞糖/●40

敲麻糖/●41

画糖人/●42

捏面人/●43

爆米花 打烧饼 炸麻花 哒哒面/●45

爆米花/●46

打烧饼/●47

炸麻花/●51

哒哒面/●54

剃头匠 搓澡工 挖耳 捶背 修脚/●61

剃头匠/●62

搓澡工/●65

挖耳/●67

捶背/●69

修脚/●71

唱堂会 说书人 盲艺人 叫花子/●73

唱堂会/●74

说书人/●80

盲艺人/●86

叫花子/●89

弹花匠 箍桶匠 补锅匠 补鞋匠/●93

弹花匠/●94

箍桶匠/●99

补锅匠/●103

补鞋匠/●110

送货郎 送奶工 卖冰糕 抬滑竿 黄包车夫/●119

送货郎/●120

送奶工/●126

卖冰糕/●133

抬滑竿/●138

黄包车夫/●145

修洋伞 修棕绷 修钟表 修钢笔 修锁配钥匙/●147

修洋伞/●148

修棕绷/●153

修钟表/●156

修钢笔/●161

修锁配钥匙/●165

制杆秤 印汗衫 刻图章 代写书信/●169

制杆秤/●170

印汗衫/●177

刻图章/●179

代写书信/●185

骗鸡匠 耍猴戏 鸭棚子 “看电影” 小人书摊/●189

骗鸡匠/●190

耍猴戏/●192

鸭棚子/●199

“看电影” /●203

小人书摊/●206

■
老
行
当
垂
钩
从
前

木匠 石匠 铁匠 泥水匠 磨刀匠/●219

木匠/●220

石匠/●226

铁匠/●229

泥水匠/●232

磨刀匠/●234

后记/●237

更夫已经远去，隐在了六十年前的夜幕中。

那个时候，钟表当是稀世之物，百姓何以计时？日看光影，夜听梆声。更夫便是按时辰沿街敲梆（打更）的人。他给时间作记号……

更夫 纤夫
渔民 力行

更夫

更夫已经远去，隐在了六十年前的夜幕中。

那个时候，钟表当是稀世之物，百姓何以计时？日看光影，夜听梆声。更夫便是按时辰沿街敲梆（打更）的人。他给时间做记号，他自己的“记号”通常是：头扎白巾，腰系绳索，弯腰驼背，咳嗽，嘴里唧唧咕咕，自说自话。

敲梆子是打更最古老的方式，以后又兴了敲锣和敲鼓，仍叫打更。一边里敲，一边里又喊两嗓子：

“坡上有爬坡子（指贼），河下有溜子船（仍然指贼），惊醒些，当心贼娃子摸了你脚板心！”

当“梆梆梆”的敲击声响过，人们便知是二更时分，还是三更天了。市井之声便窸窸窣窣起来，鸡鸣狗吠，远近呼应。又一个奔波忙碌的日子来临。

更夫，在重庆街头作为一个专司时辰的行当，是比架炉打铁的铁匠、用坩埚烧铁水补漏的补锅匠和肩扛条凳、走街串巷的磨刀人更久远的事了。

更夫以后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整个社会的物质仍然匮乏，钟表依然昂贵。那时，重庆女子嫁人的奢侈要求是“三转一响”，即手表、缝纫机、自行车（俗称“洋马

儿”）加收音机。现在的青年，谁还把这些放眼里？但那时，这些却被称为“三大件”，非常了得，代表经济实力、身份地位和美妙感觉！倘哪个年轻人手腕戴块表，就是冬天也一定把衣袖挽起来，手，不断地抬起，又放下，旁边人免不了啧啧称美；而年长又底气不够的，则只得选择含蓄，害怕露了“肥”。倘有腕表又不是哪一级干部，总是下意识地常常伸衣袖，遮一遮，他们既要有“有”的自足，又要有“无”的安全。他们懂得“枪打出头鸟”的道理，因为看多了遭打挨整的惨状。

那时，笔者年幼，父母奔波在外，大姐因病失学居家做饭，怕把握不准时辰，早了晚了都要挨骂的，所以常常使唤我上街去看看“戏园子”的钟“几点了”，然后回来报告。面对那一只挂在墙上的神秘大钟，我只觉得它够气派，比脸盆还大，是世界上最科学的物件，但怎么也弄不清它和时间有什么关系，自然无法正确报告了。后来姐姐教给一个简单办法，教我看挂钟上“长针”指到几，“短针”指到几，问题解决了。

对时间，也有改用耳朵掌握的。比如，左邻右舍需知时间了，通常就问“丝纺厂打铛铛没得？”那时，居家附近的丝纺厂实行早、中、夜“三班倒”，遇换班时刻，对面凤凰山上打钟人便准时敲击悬于树上的一口大铁钟，声震方圆数里地。

敲钟人成了穷人的钟表，类似于更夫。

那为时间做过记号的人，已被时间埋掉。

我们的时间还在滴答滴答地走着，那声音给每个人的长度不同，有些时候你应该安下心来听一听。

更夫远去，时间永存。

犹忆当年“偷二贼”

“偷二贼”，听来比较新鲜吧？其实它很老旧。以前不像现在这样细分，什么贪污犯、贪官、强盗、夜贼、飞车贼、小偷、扒手等等，没这么发达。“偷二贼”，又称

“偷二”，指凡是以不正当手段获取钱物的人。比如，现在的贪官，放在那时也可能被叫成“偷二”，这种称谓可能有点儿委屈了他，二者成就简直不可同日而语。

旧时有“财神、鼎咚、弯刀、夜扒、贼娃子”的说法，均指盗贼、小偷。“财神”当然是坐地分赃的顶级贼头了，风险分摊下去，自己“两袖清风”却财源暗涌，属于“领导”级别。把持一方，不愁进贡，抛头露面，有绅士之风。“鼎咚”下着一些，骨子里暗含匪气，脸长横肉，精于盘算，贼货到手，独自吞了，绝不声张。要是被“财神”知晓，免不了引起窝里斗，重者引起血光之灾。

“弯刀”指顺手牵羊者，“夜扒”表明工作时间，而“贼娃子”则泛指贼中草寇，没做成大买卖的扒手、小偷。这些都是百姓警惕之人。

而古已有之的“大盗窃国”一说，百姓就云里雾里了。他们无论如何，不会把那些辉煌的脸孔、雄伟的身姿同“盗”相联系。所以，大盗一旦窃国成功，你就只有顶礼膜拜，三呼万岁的份儿了，还敢视之为盗贼、“偷二”吗？凡事只要一做大，自然就超出了百姓的“目力”范围，谁还能够看清他，更何论监督呢！于是，粉墨登台的大人物在历史上走马灯似地晃过，一一都被欢呼过了。中国民众自古就有“只反贪官，不反皇帝”的传统，殊不知，哪朝哪代的皇帝不是靠血腥和杀伐，阴谋和阳谋“掠夺”来的权力。他们盗取了国家，却让天下百姓臣服。

只有可怜的小偷，其底细才被掌握。

因为要在你背后干事，“偷二”的活动规律自然成了“日落而作，日出而没”。更夫的梆子声虽然为了提醒百姓惊醒些，但，那恰恰又成了“偷二”行动的时刻表。他知道几更天睡梦正酣，几更天梦中醒来头脑晦暗不明，疏于防范。于是，更夫几乎成了暗中协助“偷二”一把的人——没有分赃的合作者。“偷二”的行动方针，可以参考“游击队”的案例：麻雀战、运动战、持久战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都要用上。

“偷二”一般就是偷些诸如南瓜白菜、衣物鞋袜、剩汤剩饭一类的东西，夜贼也翻箱倒柜，洗走钱财、粮票什么的，都算不上大买卖。不是他不想“大有作为”，而是天下缺货。

还有一种“偷二”，叫偷鸡贼。家养的鸡放出去，你眨个眼睛，鸡就不见了。不久，你闻到了鸡肉的香味，从人家的锅里飘出。但你敢肯定那就是你家的吗？冲进人家去翻看鸡毛的也有，白搭。“白毛猪儿家家有！”看什么看？于是，街坊邻里“吵架角裂”，大动老拳成为寻常功夫。

有的是安了心专干这行当，有的则是顺手牵羊：见晾着的咸菜、窑裤（老话，指内裤。原指煤窑、砖窑里的人所穿“极节约”不成型的裤片）之类失去照看，便眼睛一亮，临时“客串”一把。也有“抢劫”的，假如你正吃着粑粑，猝不及防地就被一只脏兮兮的手夺了去，追呀追，追不回来，他边往嘴里塞边逃跑。你的营养去补了他的身体，哭去吧你。这种人又被称着“抢二”。

为什么总是“二”？一般不会有准确答案。那时候，对不满的人通常就称说“那个老二”怎样怎样；有的地方又称“那个二娃”怎样怎样；还有一种说法，“这人很‘二’”。反正都是“二”。我想，大概是指他们属于“入不了流”的次一等人吧。比如“二流子”，以游荡，不务正业，偷鸡摸狗，为其特征。

“偷二”大多是穷慌了又把持不住的人；今日之贪官是政府里捞肥了流油还嫌不够，终于又犯了事儿的人。

一个朋友给贪官下的定义是：贪了且被抓住的人。他强调的是“没有跑得脱”的因素。也就是说，贪官都擅隐藏其贪而彰显其官。如果叫他跑脱了，他就还不断地给我们作报告，说出许多反腐倡廉的重大意义来，让人动容，点头赞许，然后听我们鼓掌，热烈鼓掌。贪官的手段和皮脸都远远在“偷二”之上。

贪官反腐，也算是人类历史上的奇妙景观。

台面上人五人六，风风光光，人们很难把他同违法乱纪、作奸犯科联系起来。贪越多，官越大；官越大，贪越多。不是早有古训“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”明明摆着吗？官往往成为贪的护身符，一旦追究，轻则伤筋动骨，重则让大权在握者也视为畏途。贪官一旦树大根深，危害犹甚匪患，掏空国家社稷。

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的郑永年教授就此发表观点：反腐败的主体应当是国家的法律和社会的参与。应当再三强调的是，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更有效地反腐败，更重要的是道德重建。

之所以“忆”，是因为有两个“偷二”的形象至今给我以刺痛。我在时间的底部突然遇见了他们，经过了他们的哀容与惨苦。是的，那就是一种同情。

一个叫“李神经”的人，五十多岁吧，个高，佝偻着，胡子拉碴，一脸黄肿。他应该是附近菜农，成天无所事事，就在街巷里逛。他到底神与不神，无从考证。但是，他木讷、寡言，不敢拿正眼看人。饿昏了的时候，从人家门前的泔水缸里捞点干的糊嘴里，也不造次。

一个大雾迷茫的早晨。母亲“吱呀”开门，突见檐下瑟缩着一个身影。“你个背时的神经哟，差点把我吓一跳！”母亲倒掉手里的水，反身关门，李神经嗫嚅着，从身后拿出一把菜来：“一角，只要一角。”

李神经经常是鼻青脸肿的——他偷菜卖。被人捶的时候，就拿手把脸护着，那青肿是没有护得住的结果；背也佝着，身子就慢慢弯曲了。

家附近有一个糖果厂的家属区，时常有些“糖糟”运到那里，再转运到农村喂猪。李神经饿慌了，就趁人不备，跑去偷吃。那日，李神经正在享用猪饲料，进食太猛，响声惊醒了凉板上乘凉的人。

“逮‘偷二贼’！”一声高喊出去，人们拿着扁担、锄把纷纷赶来。

可怜李神经不足七尺之躯，又被打缩了一截去。口